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存目叢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四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B80/04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875 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四冊目次

史部・編年類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一百二十卷目錄三卷首一卷(二)

〔宋〕陸唐老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七

前漢紀

孝成皇帝

諱驚元帝太子也竟寧元年五月元帝崩

太子卽帝位

建始元年石顯遷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

顯既失倚離權於是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  
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憊不食憊音滿又  
渴煩也道

陸狀元通鑑

卷三十七 前漢

汲古閣

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者皆廢罷司隸校尉  
王尊劾奏丞相衡知顯等顯權擅執大作威  
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  
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  
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  
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  
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  
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天子以新卽

陸狀元增節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三十七  
通鑑一百二十卷目錄三  
卷首一卷(二)

〔宋〕陸唐老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毛氏汲古閣

刻本

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爲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

出尊顯本傳

封舅王崇爲安成侯賜諱

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

音率

也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譁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

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

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於是大將軍

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出紀本

陸狀元通鑑

卷十七

前漢二

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及陳寶祠皆從匡衡

之請也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赦奉郊縣及中都官耐罪徒

耐人之切至髡其耐贊不三月上始

祠后土於北郊丙午立皇后許氏后車騎

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

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太子

胡曰天子事七廟郊上帝望於山川而徧

於羣神羣謂何等也日月星辰風雨之屬

則從類於上帝矣林麓丘陵水澤之屬則

包舉於山川矣帝王無妄祭無微福然則

凡載於秩典者其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

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

大苗能捍大患及上古君臣之賢聖者與

非所族也則非所事也漢興禮廢之後先

王祭法旣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

陸狀元通鑑

卷十七

前漢三

汲古閣

帝用方士言而尤盛焉皆無所經見率意

建立遠於季世凡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

祠其不度可知矣貢禹匡衡皆請罷之是

也然稽泉臺之義不必毀撤姑存而勿舉

可也劉向資氣精忠爲漢賢大夫豈谷永

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祕書

其所舊習今茲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

後營之者何考之未詳歟是皆山呼巨跡

之類以欺武帝者豈當據以爲實也

谷永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

則不可惑以神怪以求譖邪而能及此向

反不及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

上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

采良家女以備後宮大將軍武庫令杜欽說

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姊姪

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前漢

汲古閣

淑之行

淑神六切善也

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

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男子五十好

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待

而後從與態

他代切

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

適嗣將軍輔政宜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

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爲萬世

大法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鳳不

自古立法度循故事而已鳳素重欽置之莫  
廢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裨正

闕失

接濟也

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

三年秋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

大水至長安中大亂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

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

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

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前漢

汲古閣

上下相安何因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

也

訛吾不切謬

不宜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

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

稱其議鳳大慙自恨失言

匡衡坐多取封

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爲

庶人以王商爲丞相

匡衡本傳

四年夏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

九鼎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

粥弋六朝匈奴別名羌時謂之

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

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

得有爲無吳楚燕梁之執百官盤互親疎

相屬之欲切專謹也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

洞音利驚肅也

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

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前漢

汲古閣

舍始夜切猶謂也同义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

倚於切依也重一感切

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

言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

杜欽亦倣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爲

光祿大夫

出本傳大雨十餘日河決東郡

金隄

丁奚切隄名在東郡白馬界

先是清河都尉馮遂奏

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

此河小河沙土也

所以闢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受數河之任霖雨旬日終必盈溢可復浚屯

氏河

浚音峻深也

以助大河暴泄

先列切漏也

分殺水

力事下丞相御史遣許商行視以爲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東決於館陶及東郡

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前漢

汲古閣

三十二縣居地十五萬頃

出溝洫志

南山羣盜

脩音倍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詔發兵千人逐

捕歲餘不能擒或說大將軍鳳以賊數百人

在穀下討不能得難以示四夷獨選賢京兆

尹乃可於是鳳薦故高陵令王尊徵爲諫大

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

後拜爲京兆尹

出王尊傳

西域都護段會宗爲

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燎烽兵

檄音

也 郡名應劭曰  
極 大也 煙盛也  
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示以會宗奏湯對曰此必無可憂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

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

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

壹決於湯

出 湯本傳

河平元年春杜欽薦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

陸狀元通鑑

卷七前漢八

汲古閣

河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賜延世爵

關內侯出 漢志給事中平當上言太上皇漢

之始祖廢其寢廟園非是上亦以無繼嗣遂

納當言秋九月復太上皇寢廟園出 郡祀志詔

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

萬言奇請它比奇居宜切謂常文之外者別有所謂以定罪也比曉里

以此附之也 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

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無辜豈不哀哉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撫微細鉤古侯切曲也撫之石切拾也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出 刑法

二年夏四月楚國雨雹大如釜徙山陽王康爲定陶王 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爲平阿

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

陸狀元通鑑

卷七前漢九

汲古閣

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三年上以中祕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

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

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

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調其

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撮于括切總取

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

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

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

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

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王交傳  
楚元

四年琅邪太守楊彤與王鳳連署其郡有災

害丞相王商奏免形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上書言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前漢

汲古閣

臣鳳固爭之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歐血死歐一  
切吐也上之爲太子也受論語於蓮

勺張禹蓮音聲左鈞邑及卽位賜爵關內侯與

王鳳竝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六月丙戌以禹爲丞相封安昌侯

陽朔元年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顧王氏子弟皆分據執官滿朝廷時上無繼嗣體

帝不平定陶共王來朝

共讀上承  
恭

共王甚厚畱之京師不遣歸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

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

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

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

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前漢

汲古閣

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顧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顧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顧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

誣罔不忠非一事也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選忠賢以待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悟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於是章薦馮

野王忠信質直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鳳聞之使尚書劾奏章致其大逆竟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杜

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天下不知章實有罪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前漢  
十二 漢古閣

而以爲坐言事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

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焉

田章  
欽傳

蕭曰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永成於張禹

孔光終於劉歆此數子號稱儒者以賢良直諫爲名以通經學古爲賢羣臣所屬目

天子所取重而相與誤國如此假託經術

緣飾古義以售姦邪以濟譖佞蓋杜欽谷永劉歆三子依憑寵祿以苟富貴張禹孔光懦弱無立規免禍患曾不若鄙夫小人而已矣

是歲陳留太守辟宣爲左馮翊宣爲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爲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

陸狀元通鑑

卷七 前漢  
十三 漢古閣

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爲然

本傳

二年以王音爲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爲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

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  
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  
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  
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  
夫大臣操權柄操于高切執也持國政未有不爲害  
者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  
紫貂蟬上都聊切惠文冠也以貂尾爲飾附  
蟬爲文蟬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貂毛不彰也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  
陸狀元通鑑 奉王前漢十四 汲古閣  
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竝作威福擊斷自恣  
行汚而寄治身私而託公稱譽者登進忤恨  
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  
宗室擯必刃切斥也孤弱公族兄弟據重宗族盤互  
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  
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  
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宣帝  
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杜生

杪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苗測合切刺地也雖立  
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  
與劉氏亦且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  
有累卵之危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  
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  
遠外戚毋授以政誠子孫無疆之計也如不  
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  
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畱聖思書奏天子  
陸狀元通鑑 奉王前漢十五 汲古閣  
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  
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及楚元王傳 八月定  
陶共王康薨  
三年秋王鳳薨以王音爲大司馬  
四年少府王駿爲京兆尹先是京兆有趙廣  
漢張廠昌兩切 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  
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王章等贊 鴻嘉  
三年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上嘗迎後

麻欲與健仔同輦載健仔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健仔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委性尤醜粹姊弟俱爲健仔貴傾後宮於是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健仔挾媚道祝詛後宮祝職救切或作訓詛莊助切或作謳署及陸狀元通鑑前漢卷十七十六汲古閣主上許后廢處昭臺宮考問班健仔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憇如其無知憇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戚傳

永始元年上欲立趙健仔爲皇后諫大夫劉輔上書言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腐扶雨切人婢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

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不敢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縛伏約切束也於是辛慶忌廉哀師丹谷永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旬月之間收下祕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臣竊傷之上乃減輔死罪一等論爲鬼薪薪音辛刑也取薪於山以給宗廟爲鬼薪傳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興馬聲色佚游陸狀元通鑑前漢卷十七十六汲古閣相高侯與逸同樂也王曼子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鳳死以莽託太后及帝久之封莽爲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慚女切愧嘗私買侍婢昆弟聞知莽因曰朱子元無子爲買之卽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莽傳元后及劉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

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臣聞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孝文皇帝狀元通鑑卷十七前漢十八汲古閣

帝嘗美石椁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銅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壠皆小葬具甚微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銅三泉上崇山墳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鳬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械胡介切言作機棺槨之麗宮

發木人之屬也

館之盛不可勝原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初鄼侯蕭何之子孫嗣爲侯者無子之後絕祀之二絕卯封蕭何六世孫

陸狀元通鑑卷二十二前漢二十八卯州刺史奏事訖言二十二年涼二年工音薨以二十二年涼二十二年涼欲言永對曰臣聞王人有死國忠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不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自寤易曰危者有

其安者也亡者係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  
之德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芻蕘僕切光謂之賤者得盡所聞於前羣臣之上願社稷之  
長福也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  
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  
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  
民力公家無一年之蓄百姓無旬日之儲上  
下俱匱無以相救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  
陸狀元通鑑 卷二十一 沈括前漢 古閣

據前漢 踏音切 踏音切 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沈括林 謂之  
遠切音 善也 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沈括林 謂之  
作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  
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  
復聞讜言上音黨 善言也翟方進爲丞相孔光爲御  
史大夫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  
雅緣飾法律號爲通明相天子器重之又善  
求人主微指奏事無不當意其爲吏用法刻  
深好任執立威有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  
因天變而切諫永自知內有應展意無所依  
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王商  
密擿永令發去擿宅歷切謂發動之圖本傳 上嘗宴飲  
禁中時乘輿幄坐張屏風畫紺醉踞姐已踞  
據音 踏音切 踏音切 踏音切 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  
蘓氏女紂之正妃

六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伯曰紂爲無道至  
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  
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  
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於酒沈持林 謂之  
遠切音 善也 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沈括林 謂之  
作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  
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  
復聞讜言上音黨 善言也翟方進爲丞相孔光爲御  
史大夫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  
雅緣飾法律號爲通明相天子器重之又善  
求人主微指奏事無不當意其爲吏用法刻  
深好任執立威有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  
因天變而切諫永自知內有應展意無所依  
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王商  
密擿永令發去擿宅歷切謂發動之圖本傳 上嘗宴飲  
禁中時乘輿幄坐張屏風畫紺醉踞姐已踞  
據音 踏音切 踏音切 踏音切 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  
蘓氏女紂之正妃

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間知沐日  
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  
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  
他語其不泄如是

出光本傳

三年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其日大風  
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

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甘泉汾陰及雍五畤  
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

陸狀元通鑑

前漢卷十七二十二 派古閣

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冬十月詔有司  
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  
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之是時上無  
繼嗣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方術  
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頗多谷永說上曰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  
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  
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

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  
之藥遙興輕舉黃冶變化之術者皆姦人惑  
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  
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

贊之貌景如字或作影終不可得是以明主拒而不聽

盈空音

聖人絕而不語昔秦始皇使徐福發男女入

海求神採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

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皆以術窮詐得誅

陸狀元通鑑

前漢卷十七二十三 派古閣

夷伏辜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  
朝旨上善其言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  
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陳平起  
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  
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  
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  
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  
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士者

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廟堂之事非草茅所言也故爵

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

上音指尚書傳云砾細於礪皆磨石也

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敵除

上與驅同倒持太阿授楚其柄

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今陛下旣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羣臣

皆承順上指莫敢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

陸狀元通鑑

卷十七 前漢二十四

汲古閣

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

非所宜言大不敬羣臣不敢爭天下以言爲

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

景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

上不納

四年司隸校尉何武爲京兆尹武爲吏守法

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

思本

武山傳

元延元年夏四月丁酉無雲而雷有流星從

日下東南行四面耀耀

弋笑切

如雨自晴及昏而止秋七月有星孛於東井上以災變

博謀羣臣北地太守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

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百姓壽考符瑞竝

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

與尤同著其

過尤妖孽竝見饑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治變

陸狀元通鑑

卷十七 前漢二十五

汲古閣

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此天地之常經百王

之所同也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

異交錯鋒起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

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圍街巷之中

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

諸夏下土將有樊竝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

禍安危之分界

分扶問切別也

宗廟之至憂臣永所

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中壘校尉劉向